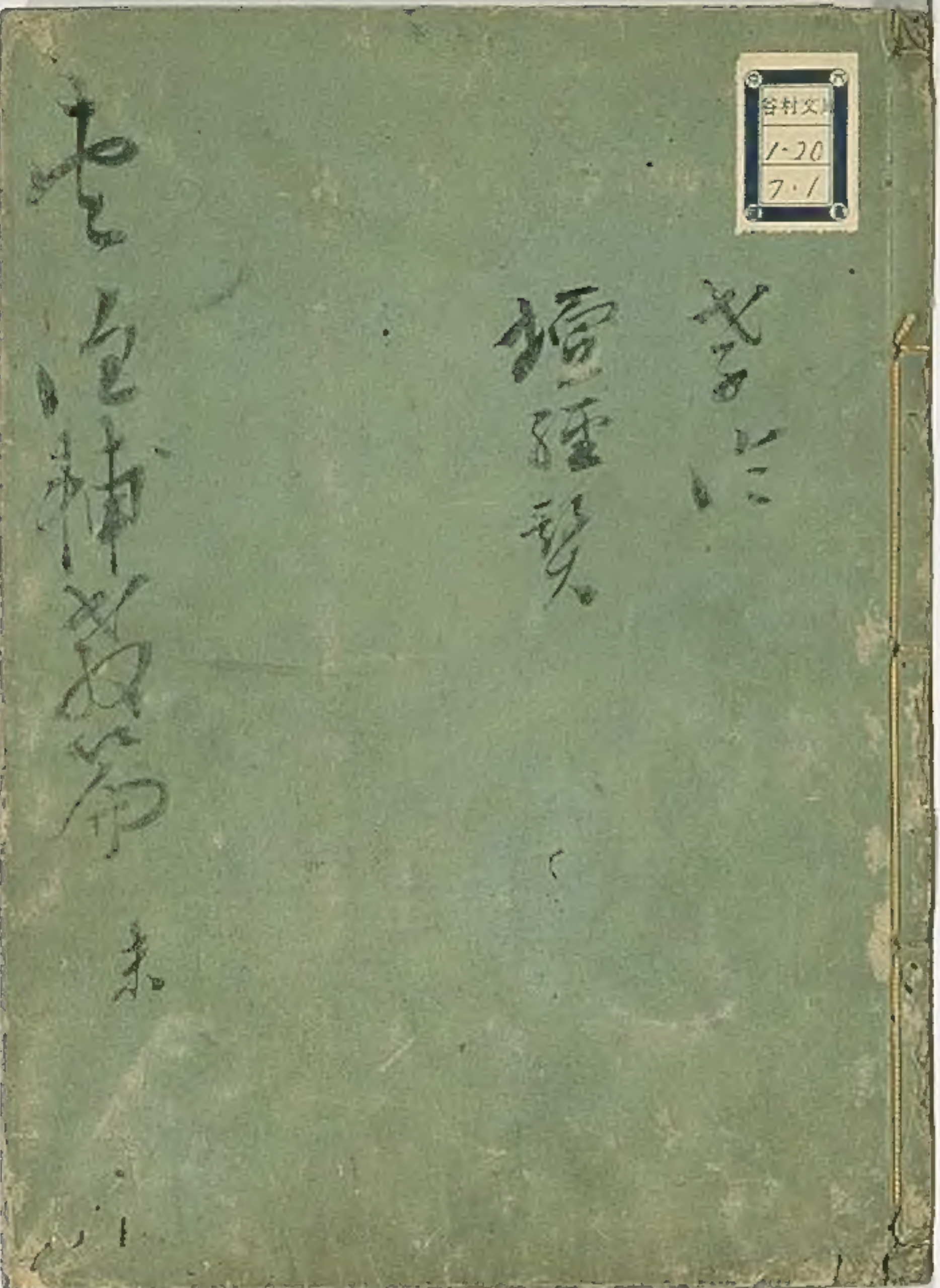


500t





敬言考

中峯本和尚

偶同參過門与夜坐達旦忽曰僕自遠逾鄉關數千里二親垂老其不奉音容者十又二年矣因讀明教和尚孝論二十篇獨不能无慙劬勞罔極何以報之予曰天下父母之於子既養之復愛之故聖賢教之以孝夫孝者効也効其所養而報之以養効其所愛而報之以愛故孝莫甚於養而極於愛也然養之之道有二愛之之道亦有二焉食以膏粱衣以裘葛養之在色身律以清禁修以福善養之在法性也色身之養順人倫也法性之養契天理也二者雖聖賢不可得兼美在家出家之異也且在家不為色身之養不敢斯須去左右者乃有形之愛也行而參差而究極言盡形畢命以造乎道而致報資恩有者乃无形之愛也有形之愛近而易狎无形之愛遠而難親者也苟不能本乎愛雖近者亦有所不逮而况遠而難親者乎斯易難之二由不可得而兼者蓋也出世之異也世間不能盡有形之愛不孝也出世不能盡无形之愛亦不孝也是謂愛之道二焉且効世間之養与

愛有間也効出世間之養与愛無間也何則諸有同父母存則行之否則同矣謂無間者豈以彼之存亡一焉乎道之心哉父母謂形生之大本且吾之形豈特今生有之思積劫逮今輪轉三界其受形如塵沙不可數所謂形生之本者充塞宇宙遍入寰區凡接見聞安知其非吾夙生之本也計其劬勞殆不可勝記矣我之不思所以報而累吾父母教入諸趣備受輪迴率未知已也故吾聖人與大家門夜越王城高樓雪巖乃由明其法性之養无形愛以示人也已四十九年之答同雖詞原滾之浩無涯匪未有之語不本乎此所以云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弄思入无為真是報恩者之語誠不亦欺也道即孝也孝即道也知所以孝而致孝道者是猶背濕而求水也或謂吾不能預是道惟能為色身之養有形之愛可以謂孝乎予曰此蓋在家之孝也世間之孝吾當之不預焉者以投迹於空寂之門履形於方服之下其有雪山大聖人出世之孝尚未能行徃其方一或一念有同則二利俱失所謂不孝莫甚於此故明教之所以作也夫論之作非苟飭其文詞乃致將吾聖人出世之孝於天下也俾外教不能議吾徒也亦俾吾徒之未知者懷其教



而趣其道不可斯須忽忘之也或謂大國鏡智融得自中未嘗有異豈各所謂孝子予曰尔徒知鏡智之不二而不知孝子之道愛与養俱不二也自非神心廓悟何徹聖人垂教之源者不可竊議也誠以斯言擇之庶見予与同參之不要也

禮記文王世子第八云武王師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句有二日乃問  
老子經希逸註云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  
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物不能分故曰混成傳大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蘭金聖謨曰孝順兩字自有四句一孝而非順二順而非孝如病索禁忌之食而即供欲行非為之事而不諫等三亦孝亦順謂有隱無犯三諫而隨順色觀志三年無改四非孝非順如水中葬父之類  
第一句孝至云居上不驕為下不乱在醜不爭醜即衆也居上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第二句供忌食惡不諫是順而非愛親故非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曰得為孝子第三句禮記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无犯无隱注虽不犯顏容言得失事親是恩事君是義師則恩義之間三諫隨者禮云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号泣而隨之順色者語云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承順顏色乃為難觀志者禮云曾子曰君子之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注此謂子觀父志頗合父意与下論語言同意別或可字誤合云承志三年無改者語云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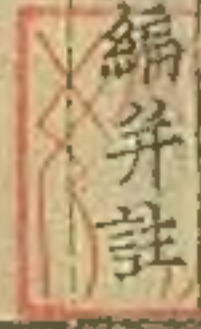
觀其志又沒觀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四世傳昆子水  
 葬父在昆明池中由子不孝多違於父今泉水竟使土葬而子特須之  
 及是不順也  
 東晉書曰謝安嘗謂其弟謝石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順國也  
 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  
 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四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  
 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  
 是者非也第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  
 也第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  
 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九曰子之  
 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十曰子之孝勝於  
 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十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  
 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十二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  
 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十三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  
 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十四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  
 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十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  
 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十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  
 言是者非也第十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  
 者非也第十八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  
 也第十九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  
 二十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  
 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二  
 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三曰  
 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四曰子  
 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五曰子之  
 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六曰子之孝  
 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七曰子之孝勝  
 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八曰子之孝勝於  
 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二十九曰子之孝勝於三  
 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  
 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  
 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二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  
 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三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  
 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四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  
 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  
 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  
 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  
 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八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  
 人言是者非也第三十九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  
 言是者非也第四十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  
 者非也第四十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  
 非也第四十二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  
 也第四十三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  
 第四十四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  
 四十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四  
 十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四十  
 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四十八  
 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四十九曰  
 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曰子之  
 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一曰子之孝  
 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二曰子之孝勝  
 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三曰子之孝勝於  
 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四曰子之孝勝於三  
 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  
 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  
 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  
 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八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  
 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五十九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  
 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六十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  
 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六十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  
 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六十二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  
 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六十三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  
 人言是者非也第六十四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  
 言是者非也第六十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  
 是者非也第六十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  
 者非也第六十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  
 非也第六十八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  
 也第六十九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  
 第七十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  
 十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  
 二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三  
 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四曰  
 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五曰子  
 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六曰子之  
 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七曰子之孝  
 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八曰子之孝勝  
 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七十九曰子之孝勝於  
 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曰子之孝勝於三韓  
 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  
 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二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  
 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三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  
 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四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  
 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  
 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  
 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  
 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八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  
 今人言是者非也第八十九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  
 人言是者非也第九十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  
 是者非也第九十一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  
 者非也第九十二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  
 非也第九十三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  
 也第九十四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  
 第九十五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  
 九十六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九  
 十七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九十  
 八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九十九  
 曰子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第一百曰子  
 之孝勝於三韓之不義順者之義人今人言是者非也

夾註輔教編孝論要義第五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繫尚編并註

孝論

孝者適順之謂也猶周書謚法云至順曰孝又云  
 慈愛忘勞曰孝雜記云養德順理不逆於時曰孝  
 爾雅釋訓曰善父母為孝祭法曰孝者畜也說者  
 謂事親之道常畜在心釋名曰孝者好也說者云  
 盡其色養中心悅好然孝之為物其來遠矣今經  
 左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其說未詳老子  
 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





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莊子曰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  
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  
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  
竅七日而混沌死簡文釋文曰儵忽取神速為名  
混沌以合和為貌神速譬有為合和譬無為此明  
混沌有至神之理也何祇乎氣而已矣氣非有知  
豈別善惡而能含孕乎孝歟有孝父母之善習必  
在其神理耳其謂元氣混沌孝在其中者豈非言  
莊子遂註曰混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混沌之金  
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六竅鑿矣孟子曰大人赤子之心便是混沌不鑿也莊子翻說以  
來便如此說怪但文亦奇矣

不失

宗鏡錄云 同三界初因四生元始莫窮本末因辨根由莊老指為

自然周孔詔為混沌最初起數如何指南 答欲知有指身土真妄端由

無先我心更無餘法謂心法刹那自類相續無始時界展轉流來不斷不常

憑緣憑對悲氣非真唯識唯心 肇論辨云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

萬物之母若佛教意則以如來藏性轉变为識藏從識藏变出根身器世

同一切種子推其他本即以如來藏性為物始也無生無始物性也生始

不能動於性即法性也 起信云覺心初起心無初相

而不空義云 宗鏡錄云 說無量阿僧祇劫自對面有知無所依本以空義水

八不亦不空義云 宗鏡錄云 說無量阿僧祇劫自對面有知無所依本以空義水

空義云 宗鏡錄云 說無量阿僧祇劫自對面有知無所依本以空義水











天子孝  
易繫辭傳云  
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云  
此河圖之數也  
洛書蓋取龜  
象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者彼以孟蘭盆經本是人天  
小乘之說且推小乘經論據相而擬議之自彼所  
宗耳然元氣混沌者混沌謂無形質已具矣必以  
小乘空劫比之恐未為得今吾孝論必原孝理欲  
人正心以守孝之根本故與小乘經論異也吾前  
義解此甚略學者疑之今更備論請取此為詳援  
神契曰天子孝者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孽消滅  
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恠草秀水出  
神魚然天地應副乎人之為孝而果如此者蓋天  
地與人同一神理而神理貴順孝是衆善之至善

字彙

孝經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天子孝也行無危蓋長宗  
富貴能保社稷和其人民諸侯孝也服節言行皆遵禮制能守宗  
廟鄉大夫孝也愛敬君父忠順不失能保祿位守其祭祀士之孝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孝也此所謂五孝別也  
孝經鈞命次云孝字訓究是孝也始終色養也亦可訓度是儀法  
易清合儀也鈞命次六卷書也宋均傳云此公報也三亦有一卷  
入夫下下不傳也

然無有窮盡則其生生育已者皆其父母至於鬼  
神亦有父母必致孝其生生父母生生世數積多







君子務本  
孝為道生孝  
悌也者其為  
仁之本歟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德之本也又三才章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謂天之常德下臨區宇天之孝也地之所利養生莫地之孝也則孝道充乎天地間明矣

不可得而徧匝且指七世為限故佛以七世之孝為宗也猶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云我從今始當以佛法眾僧三事常住啟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北遠法師解曰無始皆開何止七世但隨世俗且言七耳又七世來愛習未捨可以攝化夫佛教萬行以戒為首戒則以孝為本故戒經曰孝名為戒此取孝之義耳儒教百行以仁為首仁亦以孝為本故論語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此直指孝之名也然孝有名有理也者也者則所謂孝也理也者所謂其神理也儒佛謂孝其名理雖同而

其預理行孝有淺深有遠近佛孝之理即菩薩大狀之體大戒乃涅槃解脫非淨非垢非持非犯乃至諸佛妙覺大聖亦預此清淨戒也佛之行孝廣及無始父母略則七世所親故佛孝在乎名理特為深遠者也論也者其音釋雖有三切一盧毘一力旬一盧鈍而其義訓皆一今取盧鈍所切之論字也論者議也理也綸也言語發義故曰議也舍蘊萬理故曰理也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此等出儒者之說者也又論者梵語阿毗達磨此翻云對法亦云無對法又梵語阿毗曇此云無比法謂



佛與其弟子衆聖人分別法相其智慧無有比並者也對法者謂分別之智慧爲能對四諦之法爲所對也故云對法亦曰無對法蓋無比之謂也然此分別之智慧其爲論者又含四種之義如梵語摩怛哩迦此云本母取其出生之義也梵語奢薩怛囉此亦云議論謂議詳空有論量假實梵語爲波你舍此云近說謂略說經中要義不次第故梵語阿毗達磨此則前所云對法義亦如前也又有二論皆攝前四焉一謂宗論即宗大小乘經所造也二謂釋論謂造論解釋大小乘經也今孝論梵

融會三教爲孝之道故兼用世儒之說乃有其議者之意義也其宗本吾佛之經故皆用佛教無對無比法與其論議近說宗論者也夫所謂無比者在吾所宗諸佛菩薩分別之說其智慧固不可比並也若余微小之智其所說安敢預乎無比耶能對者雖此小智亦預分別三教孝道之淺深遠近也所對者其勉以孝順近則其所免離王法不孝刑戮之苦遠則其所免離三塗冥罰之苦是苦諦也既行孝順所斷其違十惡不孝聚集之種者是集諦也既依法孝順三尊一切則已斷其苦集



見其清淨寂滅之理是滅諦也證理以修近則人天聲聞之道遠則佛無上涅槃之道是道諦也切欲顯明佛有大孝與彼世教無異以解毀謗以廣人天孝道是近說略取其要義也其餘三種之義吾論皆具之可見孝論始終宗本賢聖經論是亦宗論也

叙曰 叙次序撰孝論之意也猶毛義曰序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蘭之抽緒易序卦子夏詩序此例是也夫孝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助語辭云夫字在句上首者為發語之端雖有蓋字亦相近但此夫字是為特指此事物而發語為不同

夫發語詞也此孝道儒道佛三聖之教皆尊崇之者猶論語曰孝悌者仁之本與道經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戒經曰孝名為戒者也獨佛教甚尤尊之也尤尊之義入文備見

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而不能張之吾嘗慨然甚媿

雖然佛教尤尊而其所說孝道者不尤甚昭著發明於天下四海蓋亦是我佛徒屬不能開張之我曾慨然嘆恨甚自耻媿

漸也

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



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  
有念七歲之時我先子先子謂吾父也亦猶  
古今人稱父為先君或稱先君子夫子之例也曲  
禮注云子者有德之稱也然稱祖與父為子者如  
檀弓曾子哀疾而使易箦其子曾元云夫子病革  
孟子稱婁章云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者  
孫稱其祖為子如檀弓子思云吾先君子孟子公  
孫丑章曾西云吾先子者或謂稱先君子先子此  
但孫稱祖非子稱父豈宜據以為例耶曰先君子  
先子亦子孫通稱其祖父耳然祖尊於父孫既稱

貴側章切牀棧也

祖為子而子反不得稱父為子乎若以孫已稱祖  
為子而其子便不得稱父為子者如檀弓衛國君  
稱公叔文子為夫子君尊既稱其臣為夫子而曾  
元為人子在卑又安得稱父為夫子耶吾嘗特校  
此義重輕以謂稱先君子先子子孫通稱其祖父  
者也故文曰吾先子耳方卷手足乃是吾父臨終  
之際之謂耳亦猶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自以為受身體於  
父母不敢毀傷故使開衣而視之此文云方啓手  
足欲其語順耳吾父當此開手足之際便令吾出



家從師慕道稍漸長成我諸兄以我稚孺小子可  
教訓爲儒生欲奪其出家之志唯我母氏云此出  
家乃是其父之遺命不可改易也

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  
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

及攝持其衣裳欲訪問法道於四方師匠者而我  
族姓之人共相留駐亦只我之母氏言爾汝已捨  
家從佛今欲往四方事務其法道乃其便宜也此  
豈可更以情愛淹滯於汝汝今但自勉其行往矣  
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

昔慈明和尚持鉢食母氏等母曰子志慕道而出家今反待此爲獻將累我於  
地下矣慈明白爾爲志參方爲一代大法主明此慈母所警發也 中唐庚子

嗚呼嘆歎之辭其意重而切所亦爲嘆之辭其意稍輕此皆先歎息而後發語

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

嗚呼乃自歎息之詞也謂能生於此六尺分段之  
身者是我之父與母也育養我而成長我者亦是  
我之父母也今我之母氏又更能成就我所務之  
佛道昊天罔極取毛詩蓼莪我章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今但引其下句以表乎追感之誠謂昊天乎  
我心無極我此何以報答其如天地之大德易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

自去故鄉凡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爲  
父母之冥替猶不果然



家從師慕道稍漸長成我諸兄以我稚穉小子可  
教訓爲儒生欲奪其出家之志唯我母氏云此出

家乃是其父之遺命不可改易也

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  
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

及攝持其衣裳欲訪問法道於四方師匠者而我  
族姓之人共相留駐亦只我之母氏言爾汝已捨  
家從佛今欲往四方事務其法汝乃其便宜也此  
豈可更以情愛淹滯於汝汝今但自勉其行往矣  
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

昔慈明和尚持鉢食爲母氏壽母曰子志慕道而出家今反持此爲獻將累我於  
地下矣慈明白爾有志矣方爲一代大法主明矣慈母所望言發也 中華書局

唯

孔經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名是孝行也

古德云生養死葬小孝也生保死殯大孝也生道其  
正信死壽其靈神大孝之大孝也目捷達以之

自去故鄉凡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爲  
父母之冥替猶不果然



皇祐三年甲子  
仁宗年甲子之師  
四十三歲

從去離其舊鄉鐘津之歲抵其著孝論之時大凡  
已經一十七年未曾無一朝不欲南返父母墳塋  
丘隴之處修營佛法為父母幽冥昇濟之贊助雖  
有此誠素歷爾許時歲猶尚不得果決然以遂其志  
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  
吾父母之墳塋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  
在辛卯歲甲之際其年自以為久請命演法于彼  
山寺不幸被賊徒所陷遂嬰難於障難而來年其  
鄉縣鐘津亦嬰難於僥幸大寇父母之墳園廬舍  
不為其盜剽劫殘暴當此之際望之則漣漣而

師與石門月禪師書畧云栖居石壁殆三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帝命  
瓦鉢外唯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  
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儒為人亦可謂志在源教而行在孝論也

### 下其涕泣

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十二章示其心  
也 又更來年會遇他事弥益有所感愴遂便著  
述此孝論成二十有二章專以呈示其感懷父母  
之誠心也

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  
亦尽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若其起發章明吾佛聖人至大孝之淵奧理道微  
密意趣以之會通乎儒家者其所稱之孝近亦盡  
悉矣我佛徒之後來學者亦皆可以觀覽之也



明孝章第一

明孝明謂顯著此孝之理事也章謂彰顯分析此

之文義節段也第次第也一數之始也

三子視後方事於吾道速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

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

適當有二三弟子判斷其後入預僧數才事務

於我佛之道及其所生父母命召欲令相見即自

以其已出家為佛弟子辭拒不時而往見之我其

時曾教勉此二三子云汝曹今既為吾佛之子雖

其情識可以正之使不妻發若於汝之所親不可

孟蘭盆疏曰昔嚴經云不知恩者多遭橫死觀佛和合經云是阿鼻因諸恩尚然況於父母父母之恩無可校量記曰華嚴示現報親佛相海明生報橫死謂不能盡壽夭殤而死者

中庸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受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考至也註其指先王也始死謂一死既葬

則曰及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廁與具戒而輒欲拒父母之命便無其孝順之義此豈是持戒之謂也



明孝章第一

明孝明謂顯著此孝之理事也章謂彰顯分指此

此章以孝行之始末而論之  
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  
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云孝非戒也  
子者蓋其時呼諸弟子而語之汝曾亦嘗講聞我  
先佛太聖人當其初始出現振發之際所結菩薩  
大戒大戒即梵網經也其經云孝名為戒者戒經  
疏云行此孝行則敬順無違是名持戒以經如是  
之說蓋欲用孝為此戒法之端首也今汝諸子幸  
廁與具戒而輒欲拒父母之命便無其孝順之義  
此豈是持戒之謂也

輒便棄遺不復孝順也

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

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云孝非戒也

子者蓋其時呼諸弟子而語之汝曾亦嘗講聞我

先佛太聖人當其初始出現振發之際所結菩薩

大戒大戒即梵網經也其經云孝名為戒者戒經

疏云行此孝行則敬順無違是名持戒以經如是

之說蓋欲用孝為此戒法之端首也今汝諸子幸

廁與具戒而輒欲拒父母之命便無其孝順之義

此豈是持戒之謂也



夫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邪爲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夫此孝道也者者乃是菩薩大乘戒法之所以惟先也戒法也者者亦乃是衆多善事之所以出生也今既務爲勝善之事若非奉戒其善事則何以而生耶今既務爲奉戒之人非修孝德其戒何以而由之耶睽子經佛自說於過去世時曾爲睽子孝養其盲父母於山中修道偶爲迦夷國王迦獵悞射既死復生皆是孝順感天帝釋等救護及結

遊

睽摩經曰如來過去爲凡夫時侍盲父母於山修道二十餘年採果汲水敬侍無怠子披鹿皮衣遇王游獵毒箭中臂垂死難援父母念子敦孝寧自殞身於是口吸其毒手拔箭鋒不可得脫感釋梵王以神藥灌睽口中毒箭皆除還活如故父母驚喜兩目俱開王誓不殺

寶藏經云孝事父母天主帝釋在汝家中又能行孝大梵尊天在汝家中又能盡孝釋迦文佛在汝家中

故先於道也

溥天之下其有所興作之物者無有隆其於含生



夫孝也者大戒之所以先也戒也者舉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邪爲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經中  
王聖不殊

其經即推其孝事云致使我今得疾速成此無上正真佛道者良由往世所積孝順之德也

### 孝本章第二

孝以善順父母師資與其法道特欲尊有其生成之根本也章第二其解如前篇也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

溥天之下其有所興作之物者無有隆其於含生



者也。今我資籍父母以生，以故須先尊有其父母也。天下凡有發明於佛聖人之道德者，無有勝善過於教導者也。今我資籍於師僧之所教導，以故須先尊於師僧也。凡所謂玄妙之事法者，無有玄妙過於一法界圓極之道理也。此理在戒即大戒在定，即大定在慧，即大慧佛初結稱性大戒，乃曰孝名為戒。明此孝者，亦其圓極之妙理也。我資藉此理而善用，以故須先尊於道法也。謂道則具體具用，今只言用者，以必用而後明體，故唯言用也。

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

夫此道也者，乃是神理作用之本原也。此之師僧也者，乃是一切教導告誘之宗本也。此之父母也者，乃是今我形軀生成之根本也。是此三種之本者，乃是溥天之下廣大之根本者也。

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

銛白鋒刃，易為傷如此之刃，猶可衝冒。飲食饌資，入身命不可稍無如此飲食，猶可無也。今此之



三本獨不可遺忘也我佛教之前所出現之聖人  
後所出現之聖人者也所成就其正覺之道所建  
立其一代之教未曾有不先推尊此之三本者也  
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

大戒即佛初成正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又孝順  
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說者云波羅提木  
又此云別解脫謂三業十支各各防非別解脫孝  
順者是歸命義以我色身本從父母所生故孝順  
於父母法身本從師僧三寶所生故合孝順師僧  
三寶也至道之法者戒疏云孝為至極之道莫先

此法此道至於佛果疏家以此道至於佛果者  
吾上文一法界圓極之道理其意通也印本輔教  
編孝論脫三寶三字蓋校對時不精也  
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蓋指大戒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與  
吾論尊先乎三本者相符合不其是乎再云不其  
然哉是時叮嚀指佛語為證也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  
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



以形容也

孝有可以炳然觀見者孝有冥然不可觀見者其不可觀見即是孝之質理者也其可以觀見者即是孝之行迹也此理也者者乃是孝之所從而出也此行也者者乃是孝之所形見容儀也

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唯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

若只修形見容儀而其中之孝理不修則其事敬父母必不謹厚惠與於他人必不誠實若修其中

恍惚

之書、眼孔似有無、又

微妙不測、

書太甲下鬼神

無常與于孝克

誠天位報哉

子曰禹吾無間汝

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

之孝理并其孝行形容者如此豈只是事父母必厚惠人必誠是亦能振動天地而感召鬼神也

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

天地雖然其君其臣其民其子且遠要其本質則與此孝同放一理道也鬼神雖然恍惚幽冥要其本原亦與孝同其靈妙也以是之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合孝心而祈求之故不可以詐妄為孝之心而欺謾之

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



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曰夫孝天之經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  
佛曰孝順至道之法者即大戒所云其義已見前  
章儒曰即禮記祭義言夫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間  
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  
則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  
諸放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  
行也終長行之言長久又曰夫孝者即孝經三才  
章謂經者常也義者利也言天有日月星辰照臨  
於下爲天之常道也地生百穀草木以供人用其

地之宜利也人生天地之間而受天地之氣以成  
其身則宜取法天地之常以孝爲行上事其父母  
乃是人之常也然佛經儒書既如此之云可謂至  
極乎哉廣大也矣此孝之所以爲道也夫歎美之  
甚也

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  
其行也

以是之故我之佛聖人意欲一切人作爲善行必  
須先誠正其自心性而然後起發其行行也  
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其養有時而匱也夫



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之血物也均

此孝行者者則是敬養其所生之二親之說也此  
孝行若不以誠正其供養有時必怠惰而闕乏也  
夫若能誠正而孝順之其為伏事二親也則完全  
不復稍有所匱乏其惠待他人軫恤類物也則均  
平不復有愛惡之偏

句會動也

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  
孝也為孝而無効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  
聖人之孝以成為貴也儒不以乎君子誠之為貴  
此孝也者者則是仁善行行之効驗也此誠也者

雪律切分  
賑也  
通作  
恤也  
敗也  
辱也

者則是成就其仁善之行行也此所成者乃是今  
之有道也此所効者亦是今之能孝也若雖謂為  
孝而終無其効驗者不為孝也若雖謂為誠而終  
不成其道亦不為誠也以是之故我佛聖人之謂  
孝者必須以誠為貴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此  
引禮記中庸篇文其解者謂貴至誠也以明誠者  
世出世皆貴重也

評孝章第四

呼光切

聖人以精神瑛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其平  
而世俗未始自覺

味義

芒字 莊子一云  
固若是其我  
獨芒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 莊子  
芒然無見識也



芒徐曰謂麥穀  
為一種是也  
禮疏云物初生而  
有角也或作  
芒廣太息人  
莊子手勢手  
芒功無象

佛聖人天眼見諸有情以其精鬼神識乘逐變化  
死此生彼交乎為人為畜經古經今混雜而然其  
乎出之而復沒之世間人俗未嘗而各自知覺  
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戒  
於殺不使暴一微物驚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  
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

以此之故乃教人見今牛羊之生者須唯慮是其  
往昔之世父母精神而生來也乃教人必須戒慎  
於殺戮不令其暴傷一微小物欲人厚於懷想其  
夙之所親也亦乃教人告諭現今之父母者則必

圭峯蘭金疏曰七世者外教所宗人必形質之本傳體相結以父祖已上為七世茲偏  
導於父傳教所示人以靈識為本四大形質力靈識所依世之生者是父母生養此  
身已去乃至七世所生人母乃七世寄託之家唯在母胎生未乳哺懷抱亦皆是母教偏重  
母是以經中但  
云乳哺之恩也

須依於善惡業理之道唯慮父母將來復有所生  
而陷沒其神明於旁生異類之中也

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為父母慮其未然  
則逮乎更生雖其誦然駭世而在道然也

以是之故其經教有追想父母於已往逝者則及  
七世七世以其愛習未捨可以攝化也為現今父  
母令防慮其未形見如此之果報則及乎將來後  
世之後生也雖然其所說誑誦然驚駭世俗而孝  
校其在理必如此也

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



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  
子慎終追遠之心也

天下苟且以戒慎不殺之言相勸則於世所謂好  
生惡殺之教訓者尚可以移其弊風易其惡俗也  
今天下苟且以其父母陷沒神明於殊類為憂慮  
者尚可以開廣世所謂孝子慎父母終沒之後追  
慕其遠諱之時之心也

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寶者也校夫世之所謂孝者局  
一世而聞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孰  
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乎

詩曰有飮其香神靈先享其氣也書太甲下曰鬼神無常享于  
克誠天位報哉又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經亦大戒經也所言愛護一切眾生者其義以人  
唯靈識為本四大形質為靈識所依世世生生皆



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

亥時天時逢時又時日  
 時之終出不可見思  
 時下時思  
 時日自時其時  
 時之終出不可見思  
 時下時思

況其果然是父母精覓神識乘逐於變化交爲人畜得其實者如此者也以此比校世之所謂爲孝者局在一世而闇昧遠見不知神理通乎七世但能求考於人生不能求考神理之幽眇世旣昧理如此無玄覽遠見今佛教特追孝於七世若不爲深遠而誰可以爲深遠耶如是不爲廣大而誰可以爲廣大耶

經曰應生孝順心護念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經亦大戒經也所言愛護一切衆生者其義以入  
唯靈識爲本四大形質爲靈識所依世世生生皆



是父母生養故知一切衆生悉曾爲我父母故不  
殺害而爲救護即是孝順也今評孝章之意實如  
經之如此言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  
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

佛聖人之法道者以善爲其起用聖人之萬善者  
以孝爲其端首今若爲其善事而不先推其端首  
是無有其善也今若爲其法道而不存其興用是  
無有其法道也

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  
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爲道乎  
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  
遺親

此之興用者所以表驗於道也此之端首者所以  
行其善行也今行善而其所善尚未行及乎已之  
父母何能普善及乎一切有情今驗道而不睹其道  
之普善及乎一切有情尚何能爲道耶以是之故  
聖人爲其出世之道也則無所至而不善之聖人  
爲其出世之善也未嘗遺棄其所生父母之親也



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失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

此親也者者乃是吾人形生之大根本也生人之道之大恩也唯是佛大聖之人爲獨能尊重其大本者也獨能酬報其大恩者也今乎天下慕爲佛之道者其德誰能如於佛

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立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亦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

巍巍  
高貴  
獨尊

夫佛聖人之道圓極巍巍高大特尊於人天猶涅槃經云如來世尊道德巍巍其道無生故不可得而生也其道無滅故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副衆生機感示現世間同類乎乃天乃人猶必須順從乎人倫之道亦不敢遺忘其母之已死又不敢違拒其父見召之命

故方其成道之初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于世應命還其故國諭父於道而其國皆化

以是之故當其成就覺道之始乃昇初利天宮以佛法道教諭其母氏摩耶夫人經夏之三月然後



自天而下復歸于人世又其成道六載淨飯王使  
臣請佛相見乃還其所生之處迦毗羅衛國亦乃  
化諭其父預於聖道而舉其國人皆亦信從其教化  
逮其喪父也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  
謂與人道而大順也

及其喪亡父王佛聖人親共諸釋族子難陀等負  
擔棺柩以趨向其所葬處如此而佛可謂示與爾  
人道而爲大順之義也

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  
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其出家之心乎

今乎方始幸爲其徒屬比於佛爾則當於晚季之  
路杪末之學耳乃敢欲不事爲孝道自謂我是出  
家之人只專守道若爾如此之言則我孝論者不  
敢發是語也若如爾之言是不見夫出家者之所  
爲心乎

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  
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辜於聖人之法也

今夫出家之者當以其所修之道而溥徧善及一  
切若欲溥善一切而却不善及其已之父母如是  
豈可謂爲之道耶如此不止不見爾出家者之孝



自天而下復歸于人世又其成道六載淨飯王使  
臣請佛相見乃還其所生之處迦毗羅衛國亦乃  
化諭其父預於聖道而舉其國人皆亦信從其教化  
逮其喪父也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  
謂與人道而大順也

及其喪三父王佛聖人親共諸釋族子難陀等負  
檐棺擗以趨向其所葬處如此而佛可謂示與爾  
人道而爲大順之義也

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  
孝謂我出家專道則五豈敢也是豈見其出家之心乎

非韓篇曰夫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爲重甘旨之勤力輕者  
是亦主人萬分而其一乃介也雖然猶制其以減衣資以養其親  
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邪惡之乎其  
於人倫有裨益邪無濟益歟與儒治道其理敦乎順乎

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辜於聖人之法也

今天出家之者當以其所修之道而溥徧善及一  
切若欲溥善一切而却不善及其已之父母如是  
豈可謂爲之道耶如此不止一見爾出家者之孝



心抑亦孤負佛所遺孝父母之經法也

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應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共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

增上阿含經言所生父母其功德廣大與彼一生補處彌勒菩薩等同故當承奉伏事以甘藷飲食而供養之僧祇律教訓凡為佛之弟子者得減衣鉢之資給養父母父母若正信三寶者即可恣任其意而與之供須其或少信不信者即可少稍與之供侍然經律如是之言是有所訓教也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又何以加焉  
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

今天下之奉教化者但知以儒教而為孝不知以佛教所教而為孝者也乃云已有儒之為孝又何  
以復有孝者加大於儒之所謂孝焉造論者因此  
嘻歎其不知大孝乃輕發其語如是若如此而言  
者是只局見儒一教之言孝而未始廣見佛教之  
言孝也

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令之以佛神之



孝其至且大矣

若佛教也者其孝乃是孝之臻極者焉今若以  
儒孝而守持其一世之禮法以佛孝開廣其三世  
之遠見又以儒孝循世人法而信崇之以佛孝推  
冥其神明之理而追奉之如此相兼為孝之道不  
亦其至極且又廣大矣

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  
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

譬如水性故自常趨向於下也若加溝洫而疏決  
之其所至之處是不亦速疾乎火性故自常炎向

白唐史云元德秀卒謚不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元魯山元結哭之曰  
公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  
者以誠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

於上若加吹噓鼓發之而其光炎振舉向上之勢  
是不亦高遠乎

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効刺肌漚  
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  
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  
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隣

元德秀字紫芝唐朝賢善之人也德秀當喪其母  
氏之日哀毀過甚恨不能自為報効乃特刺其肌  
體漚取其血繪畫佛像書寫佛經而劉昫舊唐書  
備述之李觀字元賓亦唐朝之有名聞之人也在



其父喪亡之際亦刺血書寫金剛般若經布施之  
衆人以資助其父陰冥昇濟然有奇異香氣發  
於其家郁然連日不消乃重之其隣里事見金剛  
經應驗傳

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  
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  
乎天地神明也

夫善固亦有其廣大者也固亦有其差小者也道  
固亦有其淺漸者也固亦有其淵奧者也固發句  
之詞也若奧遠之道乃妙絕乎死生變化也若廣

同錄第九書中曰夫死生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之理蓋死生者各以其業感為人力鬼神力  
異類而其死生變化一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盡明乎

大之善乃通徹乎天地神明也特不辨其小善淺  
道者欲有所避忌耳視下文可以意知

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  
其大者與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今佛之所謂善即是其大善者耶佛之所謂道即  
是其奧道者乎君子之人遠識乃當志慕此之大  
善與道者也多聞擇其善者此引論語述而篇其旨  
既惡有不知而妄作者孔子乃自謂我無是也我  
則多聞選擇其善而依從之多見而識辨之聖人  
謙抑自謂我此之知雖為知之次也且免為其不



知者也吾此義不取其注解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

五戒乃俗在家者所受之戒也然此戒亦備於出家戒出數內但其出家之戒梵行清淨情淡都斷古德有五戒通至妙覺佛乘者蓋以五戒乃一切戒之本始也其初一戒云不殺物命第二云不竊盜他物第三云不邪妄而交通第四云不虛妄而發言第五云不飲酒漿

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

若夫初戒不殺則世所謂仁也二戒不盜則是世所謂義也三戒不邪淫則是世所謂禮也四戒不妄言則是世所謂信也五戒不飲酒不醉亂則是世所謂智也智信乎其前後欲順五戒之次第耳此五戒者於其立身爲人若果修治之乃成其爲人也子有成人之道乃是顯明其親教育之德如此不亦爲孝子乎此五戒之數中有一戒於其



立身爲人果不修治之則是自弃其身玷辱其親  
是不亦爲不孝之子乎

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

今夫五戒有孝之淵蘊而世之俗人不能知見輒  
於佛戒而輕忽之而未嘗有信也

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爲戒蓋存  
乎此也 以故天下致其福祐不至而爲孝道不

勸化而行夫菩薩大戒云孝名爲戒蓋以孝之爲  
言在此之持戒也

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

聖人正勝之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

今天下衆心欲求福祐不如敦厚爲孝敦厚爲孝  
不如修奉佛戒此戒也者者乃是佛大聖人真正  
殊勝之軌法也若果清淨正心而守持之其所慕  
之福祐若人取物於其左右必然得之

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  
夫世之正者猶然况其出世之正者乎

儒者其禮豈不曰者即禮記之禮器孔子述知禮  
之人自稱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克勝也言此戰勝



佛大計切易也  
又憺通作第  
詩豈弟君子  
又特亦切易也  
詩求福不回箋  
猶定心義云不  
敢違命韻書  
回邪也

祭受福是所為得其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詩  
豈不曰者即毛詩旱麓章愷悌樂易也君子謂太  
王王季以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卒章乃云此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箋云不回者不違其先祖之道也  
而世所致福尚爾况以佛戒出世真正殊勝之正  
者而不果致福祐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  
大而為孝小也

孝出自於善而人人但有其善心若不用佛聖

開廣之其為善終不遠大而其為孝亦小細也

夫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

己之生也故其為善則是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

今夫佛氏之所以為道也觀者他人之所親如己

之親也衛護物物之含生如己之生也以是故其

為慈善之心含生則至於昆蟲盡悉懷卹昆蟲蟲

之物名也其為孝順之道幽冥則至於鬼神亦皆

勸及也

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不忿爭也資其善而

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



若資藉佛所爲孝而居處於世間則與此世間和  
同平等而無有忿怒鬪爭若資藉佛所爲善起出  
世間則能與有情世間爲其廣大之慈而勸導其  
世也

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教善不可無  
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以是之故而世教君子其事務善道者不可使無  
其品秩大小淺深也中庸曰者此引禮記中庸篇  
苟若不修至德則至道亦不成焉凝成也中庸篇  
之意亦如此之言也

又聚也

世間所言之道也乃是能妙神明能超出死生最  
勝聖人之極道也此德也者者非是世間之所言



若資藉佛所爲孝而居處於世間則與此世間和  
同平等而無有忿怒鬪爭若資藉佛所爲善起

性德篇曰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  
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  
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  
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  
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  
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  
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其生也何必皆乎

禮記曲禮道德仁義註疏云近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道是通物德是理物  
理物由於用通故道在德上

###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  
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  
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  
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

供養不足以酬報父母生成之恩而佛聖人特以  
萬善之德以報之此德又不足以道達父母佛特  
以其出世之道而通達之今佛此道也者者非是  
世間所言之道也乃是能妙神明能超出死生最  
勝聖人之極道也此德也者者非是世間之所言



之德也乃是具備萬種之善被及幽之鬼神明之  
天人盛極之德者也

儒不曰乎君子之所為孝者志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  
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  
同而義異也

儒家者禮記祭義豈不云乎君子人其所言孝者  
必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  
為之是先意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  
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

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參直養者也者此  
曾子自謂今參唯是供養者也何能為孝乎耳熟  
羶薌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但為養也非  
孝也又云君子之者其所言孝也者一國之人稱  
揚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  
哉而有孝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謂然而令人羨願  
如此乃所謂孝也今儒書雖然有此之言蓋其意  
與佛略同而其義且殊異也

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  
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絕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



教如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今夫天下衆人所報父母之恩者我佛聖人乃可謂極報恩者也今天下衆人之爲孝者我佛聖人乃可謂殊絕之孝也四十二章經言不如以三尊之教三尊即其教亦法也度脫其此一世所生育之父母二親也此文或與今衆人所有之四十二章經別唯道世所撰法苑忠孝篇所引者相同尚書君陳云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氏傳云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

鬼神享德而不享物

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馨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二教聖人經書皆以道德待其父母豈不如是耶再稱豈不然哉重乏之詞也

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吾孝論者雖隨從佛之後世以爲其徒而其自德不能修潔於其道又不能明今我蜀幸有於父母而著媿於佛聖人也夫或嗟或幸之詞也

孝論第十

補注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所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收聖人輒遁于山林

九善乎天下之事唯道最爲善事之大者也九尊顯乎親族唯德爲顯之之優隆者也若或須守當禮有所往必告父母若告之或不許往學其道德則終不能得若雖違常禮不告自往而學之則得其道而成就其德者也以此之故佛聖人乃自乘神驥半夜凌空出城隱匿於雪山阿迦伽藍

迦一舍藍

其以道而返德被乎上下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

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

及其證果成無上道而迴返其父王之國勝德靈被

上自父王下及其國之民人與四天之下皆稱淨飯

王謂其有聖子如是尊仰其父母爲大聖人之父

母佛聖人既顯美父母則其初雖不告而自往於

山林乃是始違世俗之禮而圖謀其終得出世之

聖道如此略始圖終乃是善順行其權也儒書所

稱古君子之人其有所作爲如佛略始而圖終者

即周之泰伯始以季歷有聖子遂舍其父母國而

避之乃舞於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也荆蠻義



之立爲吳泰伯是也

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夫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

必須有大志節乃可以張布道德之大宜必須有大清潔乃可以守其廣大真正今佛聖人推陳其出世勝妙功德及乎人天幽明非廣大之志何以致此其顯明最真極正之法於九趣之間九趣即九部也非大廉潔何以致此以故佛法不復顧藉世俗以子孫之繼嗣于世家儒書所稱古君子之人

有所作爲而如佛教之此說者即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兄弟讓國遂偕逃去不聞嘗有妻子亡嗣而死於首陽山其人乃似佛經之所言者也

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道固常尊妙於人是故道雖在子之已而其父母可以拜之蓋敬道故也如禮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疏義與本文所說相反唯其引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奠酒脯以見母



抗顏會舉也  
格也敵也

禮記玉藻戎容  
暨之註果毅  
與

菱說父拜失容也禮記介者米氏曰菱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

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  
說雖相近而不切同不足引以講之

俗固本於真其真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  
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也

俗諦固本源於真諦人若於其已修正則雖僧眾

幽人乃可以與王侯權貴等抗其禮度也表以真

為重也此抗禮戎武之事有與之相近者如曲禮

云著甲鎧者不為式敬故冝無所拜也菱拜者菱

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

也一云菱詐也菱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介  
居拜  
切甲  
也人  
註點  
切漢  
書介  
謂之  
上不  
拜

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主猶重大道為  
可不重乎

禮所云不拜者是重其守武事之節也冠義母拜

者乃是重其成人之禮也今禮與節而先世王者

猶尚重之若太妙之道何可不重乎

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眴然而豈見

聖人為孝之深眇也哉

世俗有如唐傳亦輩言佛不告逾城出家修道以

其為無父之人此蓋固陋哉小人之好毀謗者也

彼傳亦乃眴然盲冥雖有目豈能得見佛之所以

大惠壽說第一  
傳亦在唐高祖  
朝作太史公等  
上疏請除佛法  
云



為孝者其深冲遠眇也乎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身荷之或與之助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是可謂篤於親也

道紀高齊之高僧也善事奉其母母有所游行則身自負擔之或有又與之替助道紀必云我之母親非你君子之母也今其身形骸體之緣累乃自我之事何可以乏疲勞你君子幸勿相助此道紀者可以言篤厚於善親者也

釋道安勤於奉母兄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也豈可少哉

高僧者謂行解双運不入世流

慧能始開新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之儲貽欲為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歿慨不得以道見之遂止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

慧能禪宗第六祖也初示出於微賤家貧壽無新以給養其母將欲趨從第五祖師其求法憂患無資以為母歲月之儲備將欲以身傭估於人取資尋得富人惠銀以為其備泊其得道還其故鄉而其母已歿謝慨恨不得以其所傳之道以相見於母遂乃立佛寺於其家居之處以勝善之及其終卒

禪僧者謂頓悟自心超凡入聖



法華云秀公非但  
未特善去時亦  
無異孔

亦歸死于此故自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此能公  
者乃是至極之人也不測其奇異通貫神明之德  
猶亦示于世人不忘遺其所生之根本也

道本會其世之亂有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為養  
父死事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本即  
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本可謂  
全孝也

道本後周之高僧也值會其時世擾亂遂自擔負  
其母逃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供養其  
父亦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不後往其父死之處求

其遺棄之骸骨既到其處有雜亂之骨不可分辨  
道本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髑髏跳躍到其所祝之  
前蓋是其父之骸骨也道本如此可謂為完全之  
孝者也

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  
三年也

智藏梁之高僧也嘗主張佛法抗對武帝而其節  
不屈乃是其強直者也服事其師恭敬過於子之  
事父及其師亡沒雖不事喪經哭踊乃靜默威容  
似以心守持其父之喪滿于三載之制







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

智論云如來著鹿布僧伽梨此方南嶽山衆及自古有道高僧  
布初更絮不雜一絲天台唯被一衲南山續續不兼荆溪大布而  
衣永嘉衣不整口豈非慈惻之深真可尚也今時縫衣加復无  
知反以如來正制之衣用為孝服且僧无服制何得妄行釋氏要  
覽輔教孝論相循記說慎勿憑之近見白布為頭經者斯又奇怪  
法戒之相代漸多有識者宜為革之則法得少留矣

[illegible]

縑倉回切或作衰  
經徒結切衰首戴也

父母之喪亦哀衰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  
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歛則以時往其家  
當其父母之喪雖出家之子亦可以哀悼若如在  
家之子衣衰戴經則非其所宜也但以僧所常



服而用大布大布杜預注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  
謂麤布也正喪服之所用也亦禮喪服所用三升  
之布也用此色布爲服可已也凡於喪所居立身  
必須與在俗之子別其位列若已過其殯斂則以  
其齋七或大小二祥之時往父母故家  
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  
寘過喪期雖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  
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

凡送徇父母喪葬或扶持或引導在其三載之制  
必須精心加勵齋戒修奉吾佛之法教者資贊父

蘭盆疏云今于喪供金盂三種肥田故云勝也謂佛歡喜日供養自恣淨戒大德敬田勝也  
報父母恩恩田勝也父母在厄難中悲田勝也爲欲示此勝田故說此經

母幽冥之昇濟也雖已過其三年喪期或父母遠  
諱之日及乎孟秋七月其月已望已望尚書召誥  
所謂惟二月既望注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  
日日月相望因紀之弦望釋文曰月滿與自相望  
以朝君也然此既望正與孟蘭盆經佛令目連於  
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  
及現世父母厄難中者三設勝供之言符合也疏  
家云七月十五日前三月安居竟故可自恣自恣  
有三日或十四十五十六今經舉中間也自恣者  
自己之過恣他所舉也記家云七月十五日夏安



居者夏中壞行義多招譏復重故律云自今已去  
聽三月夏安居春冬過少故不編制而言前而三  
月者以律明安居有三謂前中後也初四月十六  
日是前安居十七日已去至五月十五日中安居  
五月十六日是後安居自恣三日者南山鈔云律  
中但明十四日十五日自恣乃至給施衣中次第  
增中十六日自恣云云律中云安居竟自恣則七  
月十五為定律又云僧十五日自恣居十五日自  
恣此謂相依問罪故制異日及論作法三日通用  
克定一期十六日定自恣時者恣他所舉內彰無

五分法身

一防非止惡曰戒  
一靜慮靜緣曰定  
一清淨不滯曰慧  
一親身有無曰解脫  
一悟達顯了曰解脫知見

私隱外顯有瑕疵身口託於他人故云恣他所舉  
也又經論中以七月十六是比丘五分法身生來  
之歲首則七月十五日足臘除也比丘出俗不以  
俗年為計乃數夏臘耳又謂十五日為佛臘日也  
世書所謂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歲終祭  
神之名也孝論所云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此等  
所釋是也若依準此釋之法式乃可謂六孝道有  
終事也

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  
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



或昇或導太聖人也夫

昔世之者天竺即五竺之迦毗羅國也古皇先生者乃老子曾指彼天竺國而尊稱佛為往古皇大之先生也事多見於賢集諸家文字佛居其父淨飯王之喪也按經與孟蘭盆諸家疏記云淨飯王崩釋種號咷白斃棺殮七寶莊嚴佛與難陀在喪前肅敬而立而阿難陀云立在喪足似行心喪心喪謂戚容如失而無服但省略其哭踊示不同俗也或昇或導亦按疏記云佛念當來兇暴之子不報父母深恩故躬自擔棺大千六反振動諸天

釋梵夜叉鬼神皆來赴喪代佛擔棺佛即許之四王變小各共擔之在其肩上帝執香爐前引就山兩稱大聖人也夫蓋謂唯此皇太之聖人能垂示其法于天人也夫美之耳

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

目犍連乃佛十大弟子之一也當喪其母青提氏目連哭泣至於過哀大慟又致食饋其母於餓鬼之中此目連亦是得果之聖人也猶尚不能泯滅



其情愛況吾徒在凡未及目連之行證其欲謂我已無其情愛邪以是之故今後吾佛弟子之屬凡在其父母之喪哀號追慕可以一如大目犍連也以心守持其喪可以斟酌佛大聖人所示法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喪期則有降殺也唯直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

所戒切又所例切差之

若在其師喪必須似喪其父母而受戒之十僧闍梨其喪之期限者當有降殺輕重也惟是直論其法及十戒具足戒之師所謂和尚者以心持喪依世喪期三載如此可已也大論曰受戒應求二師

一和尚一阿闍梨和尚如父阿闍梨如母以弃本生父母當求出家父母十戒具足戒二師又阿闍梨乃三師也亦大論所謂三師十僧者也

法雲在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

梁之法雲居其母愛難之時哀泣思慕尤甚飲水食粒不入其口嘗積累時日此法雲乃古之高尚僧也

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



梁慧約者近是至極之人乎當其父母欲斃之際  
與之決別皆號咷悲泣如不能自生存其身也  
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  
苟愛惡未泯猶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  
涅槃之時其衆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  
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耻也吾徒  
臨喪可不哀乎

然此喪孝之制度號哭涕泣雖於吾佛教簡略之  
蓋欲學道者泯滅其愛惡之情而純向其清淨本  
然者也苟或愛惡未果盡悉猶尚心滯於事物及  
臨其所親之喪而弗爲其哀感如此亦在吾人情  
之何忍也佛涅槃之時其內外大衆皆拍肩發大  
吽吽其血出現如波羅奢華奢華大吽爲事具如  
經文其血如波羅奢華者灌頂涅槃疏云波羅奢  
是樹名葉青華有三色日未照則黑日照則赤赤  
脉皆現日沒則黃今云血出現似此花之赤色也  
如此蓋亦其當時聖衆心情之不思也律之宗師  
澄照宣律師嘗云若當喪而不展哀苦者亦道俗  
之衆同以爲耻辱也若宣師此言今我之徒與臨  
父母之喪可得不爲哀愴乎

忍



來註輔教編孝論要義第五

夾註輔教編壇經贊要義第六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契嵩編并註

壇經贊

壇者封土曰壇除地曰埤也始其衆人欲請宗門  
第六祖大鑒禪師開演東山法門於韶陽大梵寺  
尊敬大鑒之道乃封土爲壇以資其說法其後其  
弟子者集大鑒所說因而目爲壇經也經者著述  
此方尊周孔之教乃目其聖人所說爲經經訓常  
也典也謂此周公孔子聖人所宗三墳五典可以  
爲百代常行之道三墳雖言大道與五典皆是常

封壇會主陸益  
曰又聚上焉



行之道也其後翻譯法師以梵語修多羅有含五  
種之義此土既無含五義之言但用經字代修多  
羅也亦有翻修多羅云契或云經更有多翻真如  
疏記也所謂此之經字則訓法訓常也法云可軌  
常則難可改變今大鑒所演是大法要真正無妄  
實可軌持如如恒常魔外群邪不能改變正與佛  
說無異固宜以佛經之經字為例也然古今義學  
家多以佛後世文字非曾預佛印證皆不得稱經  
今壇經乃六祖之後人欲尊其法遂自以經標目  
之祖師初只令命其所說為法寶記耳夫古來翻

三宗記云初大鑒示為負薪人後得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過和  
巖雖三藏教文俗同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及後演聖道解釋經義  
其以礙大辯謫若江海人不識得其真失  
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以其道非  
世俗文字語言之所能及蓋有所表也然此法東傳自大鑒蓋遠廣承者皆  
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至今賴之詳此豈真樵者而初學  
一進乎是乃聖人降迹示出於微者也其善覺乎妙覺耶不可得而必知  
梵語修多羅華言契經契者上契諸佛之理下契衆生之心也

敢輒便改削梵者吾推述壇經之辭而命之曰贊  
也鄭玄嘗以孔子尚書序不即分散避其序名故



行之道也其後翻譯法師以梵語修多羅有含五  
種之義此土既無含五義之言但用經字代修多

[illegible]



筮持制切易卦  
用著也禮記卜  
筮曰決也以決定  
其或

謂之贊班固漢書評品之詞謂之贊者吾意亦爾  
但其義與班鄭稍異耳贊訓佐也明也告也謂佐  
輔發明堙經之道告示于眾也而贊唯云發經普  
告而不言佐與明者文欲約耳昔劉熙釋名與今  
大宋韻以告字音格又音誥謂告上曰格發下曰  
誥吾謂此必古人於君臣尊卑對例時分告為格  
誥之上下耳散又則相通用不必拘其上下也苟  
謂格告定為卑者告上之云者如易曰初筮告再  
三瀆瀆則不告尚書胤征口作帝告釐沃湯誥曰  
誕告萬方二告並二毒反豈非格字耶此皆在尊

莊子遂誥詔召  
也若汝也衛君不  
曾召汝汝口若惟  
無詔汝既不召而  
自往則彼以王公  
之貴必將棄世言  
詔之同而爭發求  
勝鬬爭也捷勝也

發下之義耳安見格告果為告上之云耶盤庚曰  
乃告我高后告工號反此豈非誥字耶至于湯誥  
曰敢昭告于天神后請罪有夏亦未始見音為  
格字此皆在卑告上之義耳亦何見誥告果為望  
下之云乎孟子商婁章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君  
子以為猶告也舜為子而當告父母正是告上之  
義耳今亦只云告而不言格也莊子內篇人間世  
曰若唯無詔王公將乘人而闖其捷詔亦訓告也  
然詔告當是在上發下之謂而莊子用於顏回士  
人告上之例明詔告亦通用不定是君上發下之

捷



所用也。又賈誼吊屈原賦其謂諱曰者顏師古音碎訓諱諱亦爲告也。然賈誼作賦其意豈不欲古今上下通傳何嘗謂專教已下學者耳。此益見詰告不止發下之言灼然矣。吾所以贊壇經者誠以大鑒之道本是凡聖有情無情平等之妙法耳。適用贊告正稱其法大通平等以示告于世乃其宜也。苟以告上發下局例而相誚之者是豈足與知也。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

贊告者其義已見于前發經而溥告也者謂作贊所以啓發壇經蘊奧而普徧示告之也。

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宜其心也。

壇經者者而其解已見于前矣。至人蓋尊天鑒爲至人也。至者極也。人者三才之一者也。論謂人聰明業之所生也。斯人道冥玄極故謂至人也。若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則至人與聖人一也。而儒立世教獨尊聖人爲尤故曰有生民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班固古今人物表以九等之序品評乎人特以五帝三王周公孔子聖人爲上上品是天地之間聖人爲盛也。吾教謂聖人則有七聖有十聖有等妙二聖以其行位次第相望。

冥幽也暗也又  
昏蔽也

聖人  
具出  
宗鏡



則七聖次於十聖十聖次于等覺聖人等覺之聖  
又次于妙覺聖人是特佛聖人爲最勝也然其七  
聖十聖等妙二聖皆預乎玄極之道但其地位有  
淺深耳今大鑒爲佛後世弟子相繼當大法祖示  
凡隱聖其本迹高下固不可測也今避讓佛大聖  
人且以至極之人對例表其師弟子先後尊卑耳  
所以宣明心也者謂大鑒至人說此壇經其所以  
在宣明乎所傳受如來心印之心也

何心耶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  
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

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  
而妙心一也

何心耶者或問云此一心果是何者之心乎如答  
曰今此之一心即是六祖相承從上諸祖所傳佛  
法秘要微密之心也大哉心乎者乃是尊美此妙  
心之詞也此下統解不一一析之大哉蓋歎美心  
之勝能也謂其體無邊涯絕諸分量豈通三世橫  
該十方故云大哉心乎此心雖爲元始資發識變  
物化而空寂清淨恒常一如縱是九人焉聖人焉  
幽冥鬼神焉顯明天地焉無有所至之處不各各



聖人凡人

自得此心之妙也聖人者蓋謂乎心之已明悟者也凡人者蓋謂乎心之尚迷昧也此之迷昧也者乃是心之改變無明也此之明悟也者乃是心之迴復其本明也今學之與復起滅雖其殊異而此妙心亦恒常一如也

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太龜氏太龜氏相傳之十三世者傳諸太鑒大相諸大太鑒傳之而益傳也初能仁氏牟尼佛以此心印傳授其高第弟子摩訶迦葉大龜氏大龜蓋迦葉之世姓也自此大龜氏迦葉而下其遞相傳授之并始祖釋迦佛凡三

摩訶迦葉波此翻大龜氏其先代學道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德命族故曰龜氏時人多以姓名之其實有名畢鉢羅久母精樹神而生子故名畢鉢羅

目摩訶迦葉波此翻大龜氏其先代學道靈龜負仙圖而應從德命族故曰龜氏時人多以姓名之其實有名畢鉢羅久母精樹神而生子故名畢鉢羅

心所者心王之光影也

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



聖人凡人

自得此心之妙也聖人者蓋謂乎心之已明悟者也凡人者蓋謂乎心之尚迷昧也此之迷昧也者

禪詮都序云心通性相名同義別者諸經或默心是賊割令斷除或護心是佛勸令修習或云善心惡心淨心垢心貪心瞋心慈心悲心或云心託境生或云心生於境或云寂滅為心或云緣慮為心乃至種種相違若不以諸宗相對顯示則看經者何以辨之為當有種種心為復只是一般心耶今且畧示名體況言心者畧有四種楚語各別翻譯亦殊一因團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三集起心四剎果陀耶此云以土為心此是真心也

十三世而此土第五祖弘忍禪師者乃傳之今壇經第六祖號大鑒禪師自此大鑒所傳而益廣相傳也

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也然演說此妙心之者抑亦多有頭緒發句曰固固故字同也凡其說者故有其名字相同而其考實乃殊異也故有文義分辨雖衆多而其行歸于心即其理一也

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

心所者心王之光影也



第三寶多耶  
黃庭經五藏論  
同之為神西天  
外道計之為我  
結是此識  
此土佛教翻緣  
慮心死通八識

禪詮曰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自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自心以  
不覺故有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我者能令染淨目為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  
變目為真如都是如未藏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為一心者即如未藏亦是在經法身如勝

髮說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故密嚴經云仰說如未藏以身在經之名以為阿賴耶藏識  
不能知藏即賴耶識有又云真如乃賴耶離別者即是無念不能知此法也如未清淨藏世  
間阿賴耶如金与指鑲展轉無差別然雖同歸真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依性  
起相蓋有因由  
會相歸性非虛  
所以性相無礙  
都是一心

同而考校其實則殊異也

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  
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  
一者也

云真如心者者亦是第八識更無別體但是真心  
不覺與諸妄想和合含藏染淨亦目為藏識其不  
與妄想和合體常不變目為真如心也云生滅心  
者者亦真如不守自性隨緣而變妄有生有滅也  
云惱煩心者者即二十五有一切煩惱之因一念  
無明心也云菩提心者者即初發真正徧覺之心



起信論云此識有二種義一者覺義謂全體離念之者不覺義謂不如實知證淨之覺是二乘覺聖之本不覺是六道凡夫之本

幻心有二事一真一妄真者即靈知之至妙此非妙悟不可得而詳測也二妄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藥行、為心不知真之妄妄受霄壤之不同

也大論云菩薩初發心緣無上道我當作佛是名菩提心無等名為佛是菩提心與佛相似因似果故名無等等一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九諸經論其所說如此煩惱菩提種種心者近不可勝筭數此蓋我路分解雖然眾多而其本源之心乃一體也我有覺我有不覺我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雖其義趣分別有覺悟之義有不覺悟之義其此之心雖有真實之心有妄想之心是皆欲別辨其心所之中之真正心也

真心  
妄心  
詳見  
第三  
卷十六  
卷十七

發菩提心 華嚴經中 海雲比丘造善財言 一者所謂發

大悲心普救一切眾生故發大慈心等祐一切世間故一切羣象本无生死妄風飄鼓泊沒苦海大發大願黑暗崖下誓作明灯生泥海中永為船筏此起悲心拔眾生苦一切凡夫本性具足性淨功德今迷寶藏貧窮孤露今啟洪願誓與君手萌無上佛果究竟之樂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願奉修途之初步運滅山之始篲  
崇德廣業不倦終之  
宜

裴相國云菩提心者是諸佛所證最上妙道是眾生所迷根本妙源故凡夫流浪六道由不發此菩提心故也今得人身起應今幸音心當須秉心對佛像前燒香散華三業供養立四弘誓言發成佛心







正法

復其本源真心耳以故欲令後世為入之師者提  
撕其心要本源而質正其言教迹末者也適特引  
涅槃經壽命品文以證其提本而正末耳其經云  
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無上正法者  
以要言之即是如來所自證諸法實性也如其經  
曰法者法性也而此法性無所不貫無所不攝但  
玄極秘密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為正法能正邪  
倒之見也悉已付囑大迦葉者謂此正法在涅槃  
會前預已付囑迦葉其經更云是迦葉能為汝等  
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為一切眾生依止之處者謂

宗鏡第三十六卷云 勝鬘經云世尊我見授受正法有斯大力如來以此力眼  
理外非求時隨處邪迷於三見所以得為如來之眼據盡十方之除障蔽法  
得授受正法名授受正法  
本經云授受正法名授受正法  
而此經非言授受正法  
秘密 授受正法名授受正法

為秘密乎楞伽經云修多羅廣說汝應知秘密智  
度論云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曰般若波羅蜜



復其本源真其心耳以故欲令後世為人之師者提  
撕其心要本原而質正其言教迹末者也適特引

秘密

宗鏡六十字 諸佛有一秘密之教此即有默傳一密付一宗唯親者  
而相傳非言詮之表示

大惠禪師曰此段大事因緣從上諸佛諸祖密傳授謂之正法眼藏非以言傳言  
新謂密傳者乃常人離言說文字直下信心心地開通是也

大惠禪師云言者言得不得轉於義乃隨行是名求義者何者名為義  
應知秘密說

秘密

此迦葉能以所付正法為汝依止亦似如來以法  
身常住為一切之所依憑居止也疏家云佛酬其  
請新故言所有正法悉付迦葉如來緣謝故去迦  
葉緣興故付內同佛德外委王臣秉正法教乃指  
圓伊而作依止酬其所請然疏以圓伊為依止者  
圓伊亦秘密之法也本經云何等為秘密之藏猶  
如伊字三點然伊字之義不並不縱非二非三此  
亦語言文字詮辨正法耳至於謂道斷處滅豈便  
為秘密乎楞伽經云修多羅廣說汝應知密意智  
度論云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曰般若波羅蜜



非秘密法慧遠法師序禪經云此三應其咸乘至  
願其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此明言教文字  
未為窮盡正法唯通秘密乃為極耳夫秘密唯證  
乃相應也今吾宗門從上相承以其所證而默傳  
其付印印相繼乃具得其付法之審也昔隋智者  
謂如來默印三十二大士聖說法者又解微妙善  
心髓云不二不異微妙中道具諸佛行處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與夫達磨大師以二祖禮拜已便歸  
其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用此校驗大聖如來言  
教之外付囑正法乎大迦葉實吾之宗本也其事

○通鑑云大同元乙卯年十月師將示寂道副尼總持道有惠可十侍側曰時將至矣  
汝亦盡各言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肉  
尼總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闍世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心  
律中曰西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靈靈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大迦葉  
即禮三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尼總持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  
大迦葉後轉傳授以至於吾今付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

○林間錄云密付者非若醫巫家以其術秘人相介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為密  
耳故長慶嶽禪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但破疑情然不於  
佛心髓上答出話頭如道明上座見不祖於力度處上既發悟則此外更有  
密意也無不顯曰我適所說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也非特然也如釋  
迦於然灯佛所祖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即付之矣阿難亦嘗猛省曰  
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同擊竹声聲望  
阿闍世拜高亭閣江見德山即橫超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阿闍世名臣云有國名妙善佛号無動飛云阿之言無之闍之言動也



非秘密法慧遠法師序禪經云此三摩實具威乘至  
願其契于苦功在言外經所不辨此明言教文字  
未為窮盡正法唯通秘密乃為極耳夫秘密唯證  
乃相應也今吾宗門從上相承以其所證而默傳  
冥付印印相繼乃是得其付法之審也昔隋智者  
智度天大印三十二下上臣允去並以承授少

印  
多義云一、是楷定、不可改易  
秘名云一、信也所以對物為驗也  
後文云執改、所執信

即禮三拜後住位而立所以後得吾前以願許可也等以正法非庸付唯  
木如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今付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

林間錄云、密付者非若醫巫家以其術背人相示汝也直使其自悟明為密  
耳故長慶嶽禪師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但破疑情終不於  
佛心鉢上答出語頭如道明上座見六祖於大庾巖上既發悟則此外更有  
密意也無六祖曰我適所說者非密意也一切密意盡在汝也非特然也如釋  
迦於然灯佛所但得授記而已如有法可傳則即付之矣所難亦嘗猛者曰  
將謂如來惠我三昧前聖語訓具在可以鏡心不然香嚴圓覺竿竹聲聲  
阿闍黎拜高亭隔江見德山即橫超而去何以密耳語哉  
阿闍黎名臣云有國名妙善佛号無動云云阿闍黎之言無之聞之言動云



何謂中氣者。脾胃也。脾胃者。水穀之海。經絡之源。人身之命。全賴此中氣。以資其生。故曰。中氣者。人身之樞紐也。中氣虛。則百病叢生。中氣實。則百病不生。此中氣之為用。不可不察也。

[illegible]

圖悟心要之妙  
道至簡至易  
誠哉是之妄云  
至道簡易而淵  
奧初不立階梯  
譬之方外謂之本  
分草料

法界清泰寺  
者一切衆生身  
之本體也賢者  
依生聖法故不

在經文而謂言教之外者吾正宗論備論之矣  
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  
也者至妙之謂也

今天之所以爲道在乎易地之所以爲道在乎簡佛  
聖人之爲道所以在乎要夫以一攝多以約惣博  
謂之要此要也者乃是至約精妙之言也

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

今佛聖人之道若用其要則爲一法界門戶之樞機門即華嚴經云普入一切法界門也樞謂門樞



機發書竹木之  
車曰  
輅魯故虛各三  
切玉車也

也樞本也爾雅曰樞謂之樞郭璞注云門戶扉樞  
也機謂門櫺也通俗文云櫺開門機也為無有數  
量法義所會歸之處即是入無量義定也為菩薩  
大乘之推輪推輪乃古棧車也其本樸素雖金玉  
大輅高華蓋始起於推輪亦如大乘高廣妙嚴其  
本實由乎心之真要也

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  
以少方便疾成菩提

法華則法華經方便品豈不嘗云當知是妙法妙  
法即一心乃三世諸佛之秘密要妙之道華嚴則

法華經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古德云學雖不多可齊上賢而新意矣

華嚴經文豈不嘗云以少方便乃疾速得成無上  
菩提此文初據李長者合論所引未暇檢經俟學  
者討校也

要乎其於聖入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  
其心要也

此之要妙乎其在聖入之道為之利益而廣大矣哉  
以是之故今壇經之宗祖者所以推尊其心要也  
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  
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  
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



此心之所謂無有定相或似乎光明又似乎冥昧  
或似乎空虛又似乎靈知不絕或似乎寂滅又似  
乎惺惺果爲有法乎果爲無法乎若言之爲一法  
則其體平等故彌徧於萬法若言之爲萬法則其  
體故通是一法一法即萬法萬法即一法是蓋無  
礙法界一多相攝之義也

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  
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  
離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

如此詮論謂之可以思議分別也泊其不可得

思之也不可待而議之也天下群言者更巧謂之  
爲神會謂之爲絕待謂之爲默體謂之爲冥通如  
此之言亦皆去離之遣蕩之即此所遣之又益遣  
除亦何能臻至之

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久之相似者孰能諒乎

非其果決自然證得亦楞伽經所謂佛自得之  
法者也必與乎大鑒至極之人而相似者誰能信  
諒其如是乎

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  
今推研而廣衍之則無有所適而不可也探討而



余鏡云若用悟  
而修即是解悟  
若因修而悟即  
是證悟

裁斷之則無有其所指而不為中當也

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  
崇德辨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  
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  
若以此施置於證悟理性之際則其見法道乃為  
親的若施置於修治其心行則所至之處為極清  
淨施置於修崇勝德辨情別惑則其真妄二心易  
為顯明若施置於出世間則正覺之道速疾易以  
成就若施置於拯救世俗煩惱濁亂則其塵勞易  
為休歇以其上驗效數端之如此而壇經所承達

磨密傳之宗所以大行於天下而人不以為猥惡  
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  
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  
雖苟勝之弗如也

彼宗之學人有謂吾禪宗即心即佛為之粗淺者  
此人何其不自省其所識之力量也此說譬似以  
一折錐而探量厚地者而輒便言地淺不足探量  
以其屋舍上漏之竅窺覘於天亦輒便言天小不  
足觀覘豈是天地真為淺小如此耶自爾窺探者  
所見小耳彼諸家學理性之者雖皆妄欲相爭勝



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也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

至人謂大鑒能以此法要通洞而貫串之則合協乎佛所遺之諸經也其如此之爲斷決可以見之也至人能以此心要設變而却通於道非語非默不在乎名字不可以心識測度也

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

以此之故而大鑒九顯明言之則有其倫理有其

顯說 密說

智論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顯謂顯露者顯露教如在鹿野初為五人說小密為八人說大密謂秘密光達秘密乃今二種一者隱秘在昔四時權謀隱密後以秘補用密蓋曰密二者真秘在今法華音所未說為秘用已無外為密一名義集五

宗鏡第二 教有二種說一顯了說二秘密說 顯了說者如楞伽密嚴

水經起信唯識亦論  
秘密說者各執經宗立其異号如維廣至以不思

議云宗金王者以無住為宗華嚴至以法界為宗涅槃至以佛性為宗  
任立千途皆是一心之別義何者以真心妙侔不在有無智不能知言不

可及非情識思量之境界說是不思議待靈通現法界而無

生起三世而絕斷故号之無住堅徹三際橫亘十方。无有畧量。边表不可

得故種法界為萬物之根由作羣生之元始在凡不滅久聖非堯舜覺昭

然常如其侍故曰佛性乃至或名灵臺妙性宝藏神珠悉是一心随緣別

种匠云三阿僧祇百千名号皆是如来之異名只为不知诸仏方便迷名

著相隨解成美但了斯宗豁然空寂有何名相可得披陳云々

可以擬議也。若不得已，且強以義自，而比况之，亦彼疏義家之四教五教之圖頓教也。亦所謂三乘



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也至人變而通之

宗卷二

卷之二

卷一 藝文四

題了信客吹琴吟空聲

只得其粗淺者即壇經之顯明說者是也

彼疏義家之四教五教之圓頓教也亦所謂三乘



之外最上之佛乘也亦是如來之清淨正禪也在  
聲聞菩薩二藏之間亦是菩薩藏正法之宗者也  
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  
天下古今議論之者言九學此壇經所宗之法則  
為玄學者不亦詳審乎天下古今言此壇經之宗  
為佛一教之宗門不亦合其宜耶

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  
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  
其道可以語道也

三昧  
亦云持力定  
能發生心定  
持諸法是故名  
之為三昧持

亦云持力定  
能發生心定  
持諸法是故名  
之為三昧持

道雖各殊異乃皆正於此之法界一行也  
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太定也無住



之外最上之佛乘也亦是如來之清淨正禪也在  
聲聞菩薩二藏之間亦是菩薩藏正法之宗者也

三昧 金剛王註

云心受乃初入定思想法也心定者謂入定之法也心受者謂定  
中所想境界而受之非是妄想故云心受世人不知其理乃謂心  
趣之竟故以善於心者謂之三昧一善於簡牘者謂之簡牘一此  
時不知出處妄為以說也於此三昧人心中須善提力才一  
一行三昧詳見宗鏡八十二之三板

禪源諸詮五種禪之第五云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  
畢竟無異如此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初  
三昧之根本也若能念之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意廣門下廣轉相傳是此禪也

也此定也者者即是寂靜義也此慧也者者即是  
明了義也此明所以要觀審照了其心也此靜所  
以要安正其心慮也安正其心已然後可以體解  
其心理也觀照其道已然後可以語論於道也  
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  
一行者也

祖慶事苑五云  
三昧者三之曰心  
昧之曰定亦云正  
受謂心定不亂  
能受諸法皆得  
揀擇故名三受  
亦云三持乃三定  
能發生三惠亦  
持諸法是故名  
之為等持

此一行三昧者者即法界一實相之為言也三昧  
即是正受亦是調直定也言此一行之義萬種善  
道雖各殊異乃皆正於此之法界一行也  
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太定也無住



那伽秦云龍  
本行集經稱  
神為龍者謂世  
間有心愛此龍  
離之繫縛解  
脫諸漏已盡故  
名為龍故曰那  
伽常在定上

維摩經云  
顛倒想執為  
本客曰無住  
為本又曰無住  
孰為本客曰無住則无本又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付註曰法無自性緣感而起當其  
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无所住故則非有無也而為有無之本無住則窮其原  
更无所出故曰無本也而為物之本故言立一切法也

為本者尊大慧也

無相為體者者施於戒則是大乘一相無相無表  
思一法無漏之大戒也如經云唯佛一人持淨戒  
大論云佛持戒具足清淨無念為宗者者施於禪  
定即是首楞嚴大定如經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  
定時亦大論云普華言無有法非定相者又云是  
如三昧王等諸三昧禪定無住為本者者施於智  
慧即是佛之智慧如淨名經云無住即無本也  
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太  
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

宗鏡四十五 此定慧二法修行之要祖佛大旨經論同詮所以

法華經云定惠力莊嚴以此度眾生大涅槃經云定慧等學  
明見佛性又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大智度論云以業力故入  
生死以定力故出生死故云禪非智无以窮其寂智非禪无以  
發其照何者謂禪无智但是事定若得智惠觀於心性即  
為上定若智不得禪乃為散善分別慧若有定如密室  
灯寂而能照而動分別成實惠故若定惠双運動寂融通則  
念入三昧之門寂運無涯之照

宗鏡十一 若唯修事定但集世禪魚目修行猶生惡覺以不制意  
地未斷其原長劫練磨返沉苦道







有煩惱之苦也其願斷絕其無明所積集之種也  
願修學其八正道等者也願成其第一寂滅也雖  
謂滅其煩惱而煩惱本無所滅故其一切染習即  
無所不斷也道體清淨何有其能道所道者若以  
此道度於有情縱有利鈍信不信者皆可度也四  
諦先苦次集次滅次道今滅與道不為其先後乃  
是指所緣而言之耳有先道次滅如圭峯教天台  
四教儀等文例是也  
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 無相懺者者如此懺悔  
乃是以理作懺在理非有可懺者也

同體三寶謂於一真如上義說為三也一真如是覺性名佛寶二真如有執持義  
名法寶三真如有和合義名僧寶

大

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  
三歸戒者者乃是其一心源也此一心源也者者  
則是佛法僧三寶之所以出亦所謂同體之三寶  
者也

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  
方便也聖人之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  
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  
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  
為也

說摩訶般若大智慧者者乃是說其一心源之至



方便權智

極中道也此下文演述其名義雖別皆是般若一  
法之所出者也如大論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  
名又曰般若波羅蜜攝一切智慧故此般若也者  
乃是佛聖人之方便波羅蜜也方便亦權智也又  
是佛聖人之智慧波羅蜜也智慧亦秘密實智也  
以故乃能寂滅之能明照之能權宜之能真實之  
天下之學人苟以其寂滅乃可以泯絕衆多之惡  
也天下之人苟以其明照乃可以聚集衆多之善  
也天下之人苟以其權巧乃可以有所作為也天  
下之人若以其真實乃可以最大無所為究竟於

大涅槃之道也夫大鑒發明禪宗而特推尊大般  
若者蓋以般若為禪之所攝定之所生乃然也猶  
智度論云禪是般若波羅蜜依止處依是禪般若  
波羅蜜自然而生又曰一波羅蜜中相應修行具  
諸波羅蜜又曰言禪則最大如王無所不攝佛百  
八三昧云云盡在禪中慧遠法師禪經序云三業  
之興以禪智為宗然禪則寂智則照禪智寂照實  
一理也寂則其體照則其用非體安得有用非用  
亦安得見體體用相須而不可相離也故大鑒發  
明禪宗而必推般若此其意也

云三昧微疏云  
在彼不能具叙  
約當一約言如  
此也



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  
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  
若振不亦遠乎哉

至極也哉萬善無過於般若者也佛聖人之法道  
非乎般若則其道不能顯明也亦不能成就也天  
下之一切事務非乎般若則不能合其所生得其  
正當也六祖至人之有所興爲乃以此般若振發  
其意趣不亦遐遠耶

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  
方小授則過也

脰足脰也

左傳重下之疾  
係內或作脰

禪源詮云默傳  
心印所言默者  
唯默知字非他  
不言代相傳  
皆如此也

六祖自謂我此法要本爲上上根性人而說者此  
乃隨其入法相宜乃合宜而施之也施猶布施之  
謂也若是輕纖之物以乏爲重脰之用則其必不  
勝其用也若以大法就小機而便授與之則爲過  
失不合其宜也

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  
證也真密也

從來即從始祖釋迦已來而其相承默傳分付者  
猶涅槃經密語之謂耳禪源詮曰內授密語外傳  
信衣是也亦乃楞伽經所謂汝應知密意亦智度



宗鏡六十二板云  
諸佛有秘密  
之教祖師有默  
傳密付之宗唯  
親者不相非  
言謹之表示

論所謂其甚深勝般若波羅蜜之秘密法者也然  
此密非但是無言無說只爾陰暗而證見也乃特  
是吾佛諸祖直宣只秘密之法也章句者謂善知方  
便則為摧智秘密之法則為實智此實智亦似吾

之真密也然而真密豈可以顯密究

不解此法而輒毀謗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

亡其心也

不解會此法要而輒興毀謗則百劫

千生斷滅佛之種性如此言者乃是防護天下衆  
人自亡失其心性也

偉乎增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效其因真其果不謬

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

偉乎美壇經之興作也其根本真正其教迹驗効

其所為因真正其所為果不復錯謬前佛聖人後

佛聖人皆如此壇經指示之如此還源復本之

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

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

浩汗然滂沛乎如廣大川水之流注者也若虛空

通洞無有邊際者也如日月之明照万物無有不

見者也若物形之與影無所妨礙者也如鴻鴈飛

者積漸而高遠皆有其次序者此謂大鑒演說有



其次序如是也

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

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  
玄妙而自得之之謂本原推據此無得之得而用

之之謂教迹道非有始且以非始而始之之謂因

道亦非有成止以非成而成就之之謂果也

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  
迹必顧乎本謂之太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太乘也

果與因一致是果不殊乎因乃謂正果也因亦與

果一體是因不異乎果乃謂之正因也教迹常在

乎本原是迹必顧本乃謂之大用本原常攝乎教  
迹是本必顧迹謂之大乘也先果次因蓋躡其上  
文故爾

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

此大乘也者者乃是聖人比喻其道猶車乘焉能  
運載行人到於佛地也此用也者者亦佛聖人以  
其不可思議之大用而興起教迹也

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

夫聖人之道者即一切佛法也此一切法皆心之  
所攝故謂道者無有至極乎一心源者也



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  
聖人爲其法者無有至極於修行也若欲調直其  
神思使之入道無有至極於一相無相之止觀也  
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  
軌則其爲善以成就乎出世勝妙功德者無有至  
極乎法界一行之正受也  
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  
切智莫至乎無住

資藉以成就一切戒律無有至極此無相之大戒  
者也正一切大乘小乘禪定無有至極此無念之

維摩經觀衆生品第七、文殊師利又問善不善孰爲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  
孰爲本答曰欲貪力本又問欲貪孰爲本答曰害力本又問害安分別孰  
爲本答曰顛倒想爲本又問顛倒想孰爲本答曰無住爲本又問無住孰爲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無住爲本

什法師曰法無自性緣感而起當其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託故  
無所住、故則非有無、不爲有無之本無住則窮其原

更無所出故曰無本、無本亦爲物之本故言立一切法也  
生曰無住即是無本之理也、教曰無住即實相異名在實相即性空異名故  
從無住有一切法

宗鏡疏云古德云至道本乎其心之法本乎無住、心體空知不昧則一法  
出生其皆依無住一心爲體離心之外無別有法也若年波依水離水無波  
萬像依空而離空之無像







正當佛法大體裁成佛法大用無有至極乎佛大智慧  
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太志 起太信之心尚務

其無上大道無有至極乎立太志操也

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

天下學者欲窮萬法之理欲盡萬物之性無有至

極於默傳其付也

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

欲令其在心無有過患

無有善美於不妄毀謗此之法要也

定慧為始道之基也

說此壇經先以定慧列其

初始者蓋欲其為修道之基此也

址

三德 光明玄云法身般若解脫是為三常樂我淨是為德 章安疏曰法身之身非色  
非無色非色故不可以形相見非無色故不可以心相知雖非色而色充滿十方雖非非色亦可尋求  
即法身德般若德者非知非字亦非不知非不字云云解脫德者非縛非脫非縛非脫而脫云

一行三昧德之端也

必推一行三昧者蓋欲為其一切勝妙功德之端首也

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

無念為之宗本者乃是三德解脫之謂也

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

以無住智慧而為其本原者亦三德般若之謂也

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

以一相無相為其體者亦是三德法身之謂也

無相戒戒之最也

尊無相大戒者乃是戒之尤最者也



正當佛法大體裁成佛法大用無有至極乎佛大智慧  
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太志 起大信之心向務

六祖大師示衆曰、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若於一切處、不任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  
亦事安閑、恬靜、寂滅、湛然、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  
純一直心、不動道場、心成淨土、名一行三昧、

三德 光明云云法外般若解脫是為三德樂我淨是為德 章安疏曰法身之身非色  
非無色非色故不可以形相見非無色故不可以心想知雖非色而色充滿十方雖非非色亦可尋求  
即法身德般若德者非知非字亦非不知非不字云云解脫德者非縛非脫非縛而縛非脫而脫云云

一行三昧德之端也

必推一行三昧者蓋欲為其一切勝妙功德之端首也

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

無念為之宗本者乃是三德解脫之謂也

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

以無住智慧而為其本原者亦三德般若之謂也

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

以一相無相為其體者亦是三德法身之謂也

無相戒戒之最也

尊無相大戒者乃是戒之尤最者也



四弘願願之極也

舉四弘擔願者乃是一切願之臻極者也

無相懺懺之至也

稱無相之理而懺者乃是一切懺悔中之臻極者也

三歸戒真所歸也

此三歸戒者乃是其真實之所歸處者也

摩訶智慧聖凡之軌範也

此摩訶般若智慧乃

是聖人凡夫通同廣大之軌法者也

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

其爲上上根機人說此

上上法乃是直截而說更無方便之委曲也

默傳 宗鏡之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六代相傳皆如此也

默傳傳之至也

以心而默相傳受乃是其傳之之親至者也

戒謗戒之當也

戒其毀謗正法以最爲不可故其爲戒至當也

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  
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其成者復成所以修也

此妙心至理者者非因修治所以成也非因證悟

所以明也蓋其本來自然而成也本來自然而明

也但以衆生迷暗其本明者今返復其明所以云

有證也以衆生迷背其本成者今復還其本成所



以云有修也

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

今以此非所修而修治之故云正修也今

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

至人大鑒晦暗不曜威容儀既而成其勝妙之行

藹然盛出也

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

頽訓順也謂至人大鑒雖頽然委順遺外身世無

書蓋曰又曰元首戴勝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註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戴勝煩碎也情懈怠也墮傾也言君仁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

敬也

所矜持而其至道自然顯著於古今天下其如此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此正證而證之也

于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勝竟為其說謬乎至人之意

修謂修因也果謂證果也因果修證之在下欲其

文義便耳於今此世吾黨之末學不本大鑒之正

修正證乃謂我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穿鑿異端

叢勝細冗各自竟為其言謬悞大鑒至人之本意

也然因果有世間因果有出世因果猶禪源詮注

云即苦集二諦為世間因果也今修道滅二諦明

勝自會小也又句細辟無大畧也

世間因果

出世因果

白宗鏡四十二

一極至至極

二五



出世因果世間因果次法義在修證之前出世因果義在修證之下今用出世因果故須在修證之下也夫學祖宗之者必識正修正證乃可語無修無證無因無果耳

噫放戒定慧而趨乎混茫之空吾未如之何也

放捨戒定慧三法而必趨向乎混茫蕩蕩頑空我贊經者無如爾之何也

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 尤甚哉今有情含識之者目泯沒其真心

而浮漂於妄識無明之識既與業累而相乘藉循

環諸趣而未嘗有休息者

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或象之在上在遠形之在下在近成又成物此人與物偕並而生成紛綸然在天地蓋載之中何可勝其筭數然此諸生者得成其形於人類者故是萬萬數之一分耳此人而能自覺悟幾近鮮少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佛聖人懷憫此之迷徒雖以衆多文義而起發之



而天下之人猶尚有所不曉明者也佛聖人雖以衆多方便之法而治理之而天下之人猶尚有所不醒覺者也

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賢智之者乃以其才智自亂不肖似之者又以其愚邪而自壅塞平平無善無惡之人乃以無記而自惛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泊及其感外事物而有所發動喜好之忿怒之哀慘之悅樂之又益爲其蔽障者有萬端緒暖然若夜行而不知其所至

其暖昧然如似昏夜行於道路而竟不知其所到之處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暗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

其承習佛聖人所說之者則計校之博量之亦似蒙冒霧露而瞻望遠處其言此理以爲有也以爲無也又以爲非有也非無也又以爲亦有也爲亦無也各以其四者所見而反却爲障蔽故致有終身不能得其審諦也此非有非無下而列亦有亦無其例已見於第三卷廣原教心必至篇義內矣



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海水蓋引以爲喻。此喻亦見於經教。然海所以成海者。在乎能有積水也。魚龍或生或死。常在於海水之中。而終不能見於其水道。所以爲道者。在乎能通心之清淨勝妙也。今其學人。雖終朝竟日。講說佛道。而不能見乎其心。是可悲歎乎！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也。其如此也矣。心故其精微玄妙幽遠廣遠。難爲明辨。難爲臻湊也。其不易知有如此也矣。

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佛聖人既寂滅隱晦。天下學者。經歷千百世。雖以佛所遺經典文字相傳。而不能得其明効驗證。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推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

壇經之宗祖達磨。既振舉也。乃直截表示其妙心。天下之人。方可得知。便正其本源之覺性。所稟之緣命也。猶排拂雲霧障蔽而得頓睹太清虛空。又



如躋登泰山最高之處而所顧廓然無復蔽礙也  
近王文康公所著大同論以佛法比方世教之書  
論語雍也之文謂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化大公  
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喪若有明君興之齊  
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之行邢昺等義皆爾也  
王文康以此三變比方儒道佛三教之興至平佛  
教其道乃至為經也然佛三乘至平佛乘其道秘  
密具極特在此壇經之宗耳故謂王氏所引而比方  
者為幾近乎吾宗也

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

亦是

楞伽經云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  
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云云偈曰我某夜得道至其夜涅槃於  
此中間我亦無所說緣自本住故我作如是說彼佛及与我悉無有差別  
宗鏡卷一百一十五

正宗記第十二尾云經曰始從鹿野苑未曾說一字斯因其教外之謂也從此極且與  
密雖載於經亦但就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忘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

五十 未曾說一字

此文諸家文字如增輝記等多引吾初據天台教  
乘所引述用其文後徧檢今涅槃經四十卷者並  
不見有此偈涅槃經有南北等本不省天台採用  
何本者請俟後覽討論之

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  
謂也 未曾說一字者者此是佛示其所宗本非

在於文字也有言教之外之意也防預後世學人  
執以文字而尋求佛所說者也

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

宗鏡卷一百一十五  
佛言自從光耀終  
至鶴林不說一字  
汝亦不問此是佛  
密意語本真  
法脉離言詮故不  
說一字即諸法寂  
滅相不可以言宣  
又但是佛不說心  
外一字法



四依諸經論各列其次第前後或不同今此贊維  
依涅槃經所出之次第先後也其義則隨智者所  
解但此文字略耳要以義通爲是也依法不依人  
者以法真而人假也者謂實相善法等通名爲法  
以此之法真實可以依憑修行乃能至於大菩提  
也不依人謂人是攬五陰所成假名相好之身若  
依此假名之身修行功德則皆墮顛倒終不得見  
真實法身故云人假也

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

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義是中道第一

義諦真實之理可以依此真實義理修行萬行功  
德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破諸顛倒心心寂滅自  
然流入無量義定故云義實也不依語謂言語是  
世間言語文字章句虛誑無實若依是文字言語  
而修諸波羅蜜萬行功德則增長諍訟妄想煩惱  
或墮二乘之地不到大乘大涅槃故云語虛假而  
不可依也

曰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

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者大智慧是窮  
理之極此圓極之智乃爲照了之心若依此正觀



解不依不了義經者以其無補今壇經之宗故略

句分別如中論云枉云問汝以不生不滅爲一。一有此。一不若有此。一

一有山一何來本指中道石何本指老一以之善者一十山曰无  
元空義者一切則不成空即一也二無此一何者為破偏病是故說

至理靈存故名示有无形无相故名示無如涅槃至云此外合故名有  
四非有中道非无何者既云何是有既云何是無此

品今此則是中而非道如彼三乘入道此即道而非中如彼廿廿道此即

是心之即是者以真心爲一切靈故所以云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前辯所

無二邊故稱<sub>二</sub>一若言具有不可得等相言其無亦不可得<sub>二</sub>一



天合論名號云一法界名者諸經異說道性實相或言正實諦或言自  
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  
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空因佛性以律  
般如是種種名異名此皆實相之異名故大智論偈云般若是一法  
佛說種種名隨諸眾生類為之立異字 宗竟 幸

四非自性 一法界名者諸經異說道性實相或言正實諦或言自  
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  
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空因佛性以律  
般如是種種名異名此皆實相之異名故大智論偈云般若是一法  
佛說種種名隨諸眾生類為之立異字 宗竟 幸

五住地惑

一切見住地  
欲愛  
色愛  
有愛  
無明住地

三界見惑  
欲界思惑  
色界思惑  
無色界思  
俱生煩惱  
分別惑  
所知障

二邊  
有邊無邊  
又增益  
損減

清淨行處者雖是自說即與如來所說之經同也  
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四人四人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



大智度論卷之四  
天竺名號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道性實相或言空實諦或言自

經  
論

法華可證

而不云亦猶涅槃經第六卷末只列四依而不列  
四不可依其別有意義耳吾文亦然也

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經者謂自說與經同也  
菩薩所謂等也者此引涅槃經如來性品迦葉菩  
薩白佛云我為菩薩大勇猛者問於無垢清淨行  
處如來大悲今已善說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說  
菩薩清淨行處即是宣說大涅槃經謂自說與說  
經同也者此乃解上所引經文謂但能宣說菩薩  
清淨行處者雖是自說即與如來所說之經同也  
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四人四人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



云云者在彼  
不能具叙之義

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

聖人所謂等者者此引涅槃經如來性品之文聖  
人所謂即佛所說此經文也經言四人出世云云  
也者四人即是經所立四依也疏云四者數也依  
者憑也一切世間憑之得益故言四依憑有二種  
一憑自法取益二憑他取益若唯憑法不兼憑人  
不名為依若憑人者兼得於法故云四人出世云  
云昔人雜真偽依法簡人今法混小大依人簡法  
今依正人取正法故依於四人立四依品又昔依  
法簡人則其人無法法亦不徧如捨此就彼以求

虛空今明人即秉法不捨此就彼故從人立四依  
品本經云何等為四有久具煩惱性是名第一即  
經下文云是名凡夫者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  
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往  
返周施名為菩薩已得受記不久得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則為第三人也第四人者名阿羅  
漢羅漢者斷諸煩惱捨於重擔逮得已利所作已  
辦住第十地得自在智隨人所樂種種色像悉能  
示現云云名阿羅漢是名四人出現於世云於人  
天中最尊最勝猶如如來疏云自有如來為如來



如來爲四依四依爲如來四依爲四依四依爲四  
果四果爲四果四果不能爲四依雖有諸義今取  
一塗即是四依爲四果像又云初依有師弟子今  
則不爾四依通是師位能爲世間作依止故通是  
弟子位弘宣佛法故其辨別弟子師位行備如疏  
記也所引天台教疏乃解南本涅槃經遂有品目  
不同者此下文七端並是反推上文所引涅槃經  
者證成大鑒擅經之意耳如涅槃經云四人出世  
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故今大鑒至人亦四依之  
人也所以推本一心源之法以正其趨習迹末者也

自說與說經同故至人說經而如經也

故今大鑒至人以菩薩僧演說壇經固如佛經不異也

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

故今大鑒至人顯明而演說壇經等文合佛法之

大義也亦契合乎大乘經也

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

故今大鑒至人密說以其妙意變之而却使通之

此乃自在用其玄妙不苟徇滯於相好之人而泥

著乎識想分別者也

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



故今大監至人其所承之宗崇尚玄默以傳其法也  
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 佛大聖人其道德巍

佛大聖人其道德巍

佛大聖人其道德巍

魏始立爲教道譬如春陽陶陶太和發起之也

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

至人大鑒特能直指一心源以驗白成就佛之所  
爲教道譬如秋氣濯濯明潔以成就之也

爲教道。譬言秋氣濯濯明潔以成就之也。

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

佛聖人始名命之而大鑒至人終驗効之

至矣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者也

者或大

大鑒至人乃是佛大聖人門下奇特之德殊勝之功者也

世不棄也。不佞。竊笑。歸而。立。立。平。常。公。是。道。

味素同此也是道南泉有不行替而亦不惡用不爲貴而不爲

孟春師寒入耳年齒衰刻下新泉不契非相云知此亦隔世安非太

白一曰山夏千女出燕知雪飛鳥木月古  
白一曰山夏千女出燕知雪飛鳥木月古

泉酒以來幽泉道遠於長休主也祝聖主也祝教主也祝主也

其少時云立輒欲新策云墨見欲新六世云欲新四不見公前只

南泉南泉本無手了能然太

悲願此契字而一前罪下長生

卷一百一十五

此云新鞋孟去計林言不惑然大部當不朴婚則成坐張去必以義

夢溪筆談

主以然序學而後之奇林主而後之林惟丁吳也而後之林以曾回

天運無常曰古人性愈夷以刻愈烈平氣大變於心公亦用而不疑



天惠善說曰：古人到遮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了心地，聞通不疑。生死然有學而知之者，有生而知之者，那個是學而知之者？如僧同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於言下忽然大悟，當下休歇，便知生死去處妙喜。常說不易遮，僧有力量，趙州一百二十个棒子一送，今在佗肩上遮。僧荷得一百二十里，更不回首，心裏怕个地，與个慈力運心。悲願此是學而知之者，那個是生而知之者？如趙州作沙弥時，同本師行脚到南泉，值南泉臥次，本師礼拜了，趙州方礼拜。南泉問云：近離甚處？州云：近離瑞像。泉云：還見瑞像否？州云：瑞像則不見，面前只見卧如來。南泉遂起問：你是有主沙弥？州云：是有主沙弥。泉云：那個是你主？若是如今禪和家，便近前彈指打个圓相，喝一喝，拍一拍，拂袖便行，放出遮般惡氣息，你看佗趙州緩个地近前道：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万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弥別處安排次，却來問如何？是道。南泉也不行棒，也不下喝，也不說玄，也不說妙，也不牽經，也不引論，只實頭向佗道：平常心是道。

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之也。夫大鑒至人初示出於寒微，樵夫之間，自言不識世俗書契文字，洎其證道有所成之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

才當其一坐席之說，而能發明妙道，拯救世間，則與夫佛大聖人云為經典者，如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不識乎固亦發句之言也。深玄之德，上品聖哲乃能生而知之，將欲自顯表其所傳之法，非肩文字而遂示。

鍾律集九云：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

為雅造也  
雅作也  
中所以



不識世俗文字耶

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

死逝迄今僅四百載者自唐高宗武后而來至大宋仁宗嘉祐間將近四百年而其法流通四海內外不休息帝王歷代君后者聖賢亦歷代聖人賢人者經歷帝代僅三十世而求慕其法而愈恭敬非至乎太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此也非有至到乎佛太聖人所到之處天道且厭沮之亦已久矣何能得至今有之盛如此也

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蟪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失後學者也

予小子固陋豈能盡究其道幸而且如蚊蟪飲於大海亦得廁預知海水滋味耳故敢稽首稽首者白虎通云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今約白虎通云稽亦訓至也又說文云下首也佛教或有云下首作禮者是作禮之法也九禮法必統乎三禮口問訊名下禮屈膝長跪名中禮以身投地稽首頭著于地名上禮謂作禮致敬此經法要而後陳布之以遺與後生之學者也



無隱晦  
中峰

南禪春屋妙苑  
羽夢室疎石

夾註輔教編壇經贊要義卷第六

前住南禪禪寺無隱晦和尚施所藏夾註輔教編  
以充刊板用是則唐天目山幻住菴流通本也

明教大師五書要義日本未有板行之者江湖英  
衲欲之恰如渴而思飲余爲結般若緣遂命工以  
鏤梓廣使慧日重輝遺音載振開人天之眼目輔  
聖化之流行思有均資究親等報歲次辛卯觀應  
二年休夏日沙門妙葩拜手

觀應二年  
卯至寬永十四  
二百八十七年

輔教編後序

明教乃洞山聰公之子得法之後卜居西湖  
世不安交時有惑者以三教不同阿黨其說  
互相詆訾公憫此愚下乃閉戶著書以獻

仁宗令兩府看詳時大參歐公喻於朝損解  
其紛翕然美集上賜入藏天下名山節鎮各  
付一本其言文而不隘質而不雜由有實識

翁廣韻合也敘  
也衆也盛也



無因雨切又微夫切  
廣韻然失意良  
論語夫子然何  
要曰為其不善也  
意而非之

者執卷撫睡我明教又自注之其憫物之切

如此今平陽弘陀院導公敬道重刊板行乞

叙於清富老朽曰屏山作引如長庚之橫於

晚空何用更點雲津耶導曰就虎添斑有何

不可予曰姑以為蛇畫足耳

與論曰畫蛇添足適累其天白詩

壬寅秋七月晦日平陽府十方大梵禪寺嗣

祖釋子系謹序

應永世三年正月一日

記旃



